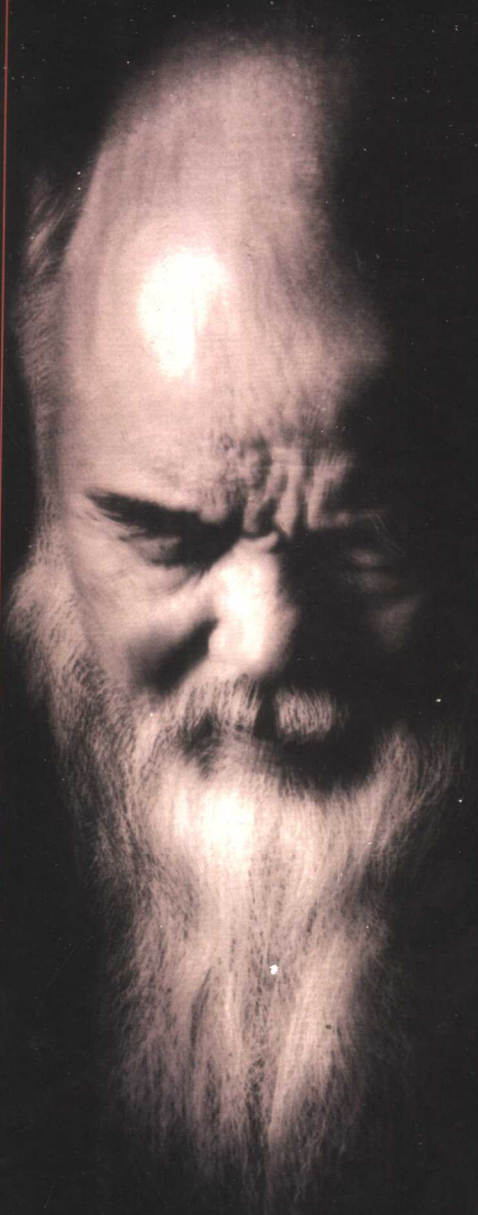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司馬遷

柯文輝 著



史帆中
晨郎歷
廷辯險
官刑官
出獄獄
杀庙
骡魂
宦海
壮歌
璧沉
余响



I247.5
K432

历史小说

司马迁 -67

柯文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柯文辉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4

ISBN 7-02-005341-6

I. 司… II. 柯…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946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张文芳

司 马 迁

Si Ma Qian

柯文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8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6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5341-6

定价 40.00 元

司馬遷像
沈子丞



司馬遷造像（沈子丞作）

文章龍門自今昔金盞血淚共
 持魂宵同皆在清溪體不為憂
 莊託寓之自古才人多飲恨山勢
 軍國士操舍寃蕭條食代生食已
 外傳子思恩想化以詩有題也
 文輝 老弟距無日為過之元國書

苏渊雷先生为本书题七律一首

為偉大史記作
司馬遷寫史記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先生为本书题词



作者在墨尔本写作本书 （柯朴淳摄影）

序 一

何满子

任何历史剧、历史小说都只能是“故事新编”，有如鲁迅给自己采取古代题材所作的小说集的定名。莎士比亚历史剧里的李尔王、亨利王、查理王，这个那个的人物难道是他们的原生态么？倘若要顶真，那么连堂而皇之的官修正史，和当时的现实一对照也是面目全非的。事情发生时就有传闻失实，记载走样，事件经过因果处理，抽象化的过程又必然和具体情况游离，臧否人物和评价是非也逃不脱功利的、不同价值观等等之类的多种制约，偏见的臆入乃至夹带私货都不可免。历史都为现实直到为写史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情是没有的，做也做不到。

就说这部小说的主角司马迁，迄今无法超越的史家的顶峰，他的《史记》难道不是有意或无意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态度解释历史，有归善归恶的夸张么？尤以写武帝一朝的史事，主观色彩更浓，慷慨激愤，情见乎辞，虽然不像班固所评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但对史料的别裁和评价的抑扬中，对历史的原生态定然疏离。当然，这种主观精神的投入恰又成了《史记》中的华彩音符。

只有把历史写成或曰解释成《史记》模样的司马迁，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否则他就成了果戈理所说的“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鱼，不是肉，不是城里的薄葛蛋，也不是乡下的绥里方”那样的什么也不是的人了。司马迁可说是中国千古文人命运的象征，历来文人倘有向权力说“不”的，都不能幸免于阉割。中古以前略宽松些，唐

宋以后,被科举阉割了大半;明清以后,八股使大批大批的文人成了“无性人”;世易时迁了,又为意识形态和舆论一律所阉割。司马迁这样以阉割之身依然演出了人生悲壮剧的英雄,不是不仅能赚得读者的几滴眼泪,而且还更能搅动观众心头的血,并激使人面对世界有所选择么?

回到历史小说都是故事新编的题目上来。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事,无论谁怎么解读,都解读不出原模原样来。最大的可能,或者还可以说是肯定点,惟一能显示的只是投入者的作家自己。我没有读过小说《司马迁》的全文,只读到了柯文辉君给我寄来的一个情节节略,连梗概也不能了然。但我知道,作者是善于写荒诞剧的,私心以为,这部《司马迁》怕也会写成荒诞小说。这也无所谓,而且也许更好。世界按正常的理性、正常的道德来说,原本就是荒诞的——当然,这“荒诞”和西方的 Absurdism 不是同一意义。荒诞才有悲壮,才能出英雄。平平常常的世界里则只有什么也不是的人,哪来的司马迁?

序 二

何西来

柯文辉的《司马迁》将于近期版行面世，送来书稿，命我作序。我们相识多年，彼此有些了解。出了书，相互赠送，读后交换意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获得对方的批评和鼓励。他的不少作品的初稿，也曾拿给我看过，我亦以先睹为快；在他，则是听取反映，作为进一步修改的根据。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爱之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曾以一册赠我，他还出过几本画家传记，出过散文诗集，与刘海粟合作过几本论画谈艺的著作。读了这些著作之后，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为人和为文的评论，收在我一九九五年出的那本论文集《文学的理性和良知》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引我为同调，这部《司马迁》的序才交给我来写。

“文章西汉两司马”。这“两司马”，一指司马相如，汉赋的主要代表；另一个，则是《太史公书》（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那个时代最渊博的学者。他称颂屈原“志洁行廉”，可“与日月争光”，他自己也是如此。《史记》乃发愤抒情之作。作为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与保留了到汉武帝以前的传说的和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开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示后来史家以轨则；作为文学作品，它在谋篇布局、语言运用、人物描写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许多文学样式，包括小说、传记、报告文学等，都可以溯源到这里。不仅如此，《史记》既是发愤抒情之作，它在忠实记叙信史的同时，也就必然会把作者的品

格性气,以及他的历史认知与人生感悟,对象化进去。清代的章学诚,很看重史家的史德和文士的文德,《史记》正是这样一部可以从中间见出司马迁人格、襟怀和见识的书。我想,当章学诚在提出和论证史德与文德的时候,司马迁肯定作为楷模,呈现于他的眼前。

司马迁的道德文章,作为一种风范和传统,不仅泽被后世的史家和文人,而且在一般知识者的心目中,也是高山仰止,共揖清芬,视之为立身行事的典则。毛泽东就曾引用他“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来论证了革命者的生死观和荣辱观。我以为,柯文辉倾毕生的学养、阅历、体验和识见,铸为长篇小说《司马迁》一书,也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伟大人格风范的景仰。

在柯文辉的《司马迁》里,许多人物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司马谈、上官清、书儿、杨敞、郭穰、东方朴、牛大眼、任安、酈吉、韩仲子、霍光、李福、杜周等,但作者用力最勤的还是太史公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这两个人物。在柯文辉的笔底,司马迁和刘彻,是并峙的双峰,是对照着落墨的,如果不说司马迁在智力上高出一筹,至少是等值的,不相上下的。

柯文辉并没有单纯地把刘彻写成暴君,也并不仅仅着眼于他的雄才大略,而是力图突入这位君王的内心世界,写出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来。刘彻犀利、鹰鹫,有很强的穿透人心的政治眼光。作为君临万邦的帝王,他的确是雄才大略,所见者大,所谋者远,深谙权力控驭之道;然而,他又是有欲望的人,以天下的财富,满足其无尽的私欲,穷兵黩武,贪财好色,聚敛无度,杀戮大臣,任用酷吏,残忍暴戾之极。在柯文辉看来,汉武帝是真正认识了司马迁的能量、价值和才能的人。他爱司马迁之才,说他的文章无与伦比,读其《太史公书》感到大气磅礴,荡气回肠,赞赏有加,然而却毫不留情地下令焚毁,不使片言只语传世。他自认为宽容、大度,肯于纳谏,并从善如流,但却在李陵一案中把司马迁送进蚕室。小说还写了他的迷信、追求长生,引方士入内廷,以致酿成巫蛊之祸,父子相残,国

祚垂危，几乎绝祀。就这样，一个较为丰满，且有一定力度的汉武帝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地站起来了。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现实中，汉武帝以帝王之尊，处于权力的顶峰，掌握着臣民们的生死祸福，甚至给那段长达五十余年的历史打上他个人性格的印记，然而在柯文辉营造的艺术世界里，他却是司马迁性格的对衬：司马迁的人格魅力、才情、品德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在与他的思想、性格和举措的或关联、或冲突中而被凸显出来的。比如他的屈尊夜访中书令司马迁家，固然可以见出他不拘常礼的帝王器度，也有乘其不备就近窥知这位他很不放心的臣下的隐私的意思，但实际上却为司马迁性格的展示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空间。再如立幼子弗陵为储君，而将其母钩弋夫人先是封后，随即赐死的那段描写、那段告白，既有力地表现出汉武帝的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的眼光与果断，表现出他为刘汉江山的长治久安而预先采取措施的权衡与残忍，同时也流露出对司马迁史笔的疑虑与顾忌。总之，没有汉武帝性格描写的力度作为对衬，作为烘托与参照，司马迁的形象是很难见光彩的。

司马迁由于其传世的《史记》，由于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由于其悲剧性的人生遭际，以及从这遭际中巍然耸立起来的道德人格，而给后来者以启悟、以力量，激发过无数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但是，由于有关司马迁本人的资料有限，除了《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汉书·司马迁传》，就是星散在《史记》中的那些“太史公曰”一类的论赞了，当然，还有他在选择、组织史料、叙述事件、评价人物中流露出的观念和识断。仅靠这些，是很难创造出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来的。柯文辉深知此中可能遇到的艰辛，但还是知难而上，写出了这部《司马迁》。这是我所见、所知的第一部以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道德文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无疑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艺术创造的艰难过程，一个呕心沥血的灵魂搏击的过程。

像《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抒情之作一样,我把长篇小说《司马迁》当做柯文辉的发愤抒情之作来读。他塑造了司马迁的历史形象,不是孤立地写这个人物,而是在大量地阅读和占有有关人物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资料之后,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描写。包括汉武帝在内的那些环绕司马迁的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有史料可稽。尽管展开描写他们与司马迁的具体关系时的那些细节与心曲,多出于想像。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于塑造真实可信的司马迁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环境与氛围却主要是通过主人公与其周围的人物的爱恨亲仇的不同关系,细致地营造和体现出来的。除汉武帝外,任安的形象是塑造得相当不错的,它在形成氛围和展示司马迁的性格上,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郭穰的隐忍与忠心,杨敞的懦性与平庸,杜周的狼性和狗性的兼而有之,李福的奴相与圆通,霍光的持重、韬晦与机变等,都无不从不同的侧面烘托着司马迁的性格,使其得以表现其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从而显得立体、多面,有实感。

柯文辉本人的生活经历是相当曲折而又坎坷的,在近几十年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经历的苦难,他都深味过。做过“右派分子”,养过猪,喂过牛。他好学覃思,博闻强记,机敏颖悟,为人有劲节,见风骨。这当然是他的优长,但也是他的致祸之由。如今虽已年逾花甲,身体也不十分好,却仍笔耕不辍。他的才情和人生经历,不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中有共同性和代表性,也与数千年来的知识分子命运相通。我以为,他是从自己非常现实的人生感悟出发而理解文化巨人司马迁的命运的。他从司马迁的为人和身世中,找到了共振的契机,从而把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理解与感应,化为奔涌的情思,对象化在作品的建构中、叙述中。因此,在他笔下的司马迁的形象,包括人物的思虑和心曲,还有那些雄辩的宏论,与其说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不如说是作者心目中的司马迁会有的,或者简直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物在一定程度

上变成了他的精神的传声筒。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把柯文辉的《司马迁》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不如把它视为类似雨果《九三年》式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也许更接近作品的实际。

我就是这样把《司马迁》作为柯文辉的发愤抒情之作来读的。在作品中,我既读出了司马迁的巨大天才和伟岸人格,更读出了作者的寄托。尽管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挑剔之处,如写得太实、太满、太露,笔无藏锋,抒情、议论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却是充满激情的,有着脉息的搏动和生命的蒸腾。

这就是这部柯文辉用他的情思和感悟,浇铸而成的长篇小说《司马迁》的价值所在。

序 三

张 禹

病中将《司马迁》翻阅一遍，并查阅《史记》、《汉书》，又经过多次咀嚼消化，我认为此书堪称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一大奇迹。特别是最后写汉武帝刘彻的那些章节最为精彩绝伦。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第一部英雄悲剧史诗。有了这个人物，司马迁的历史也就可能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的老乡苏渊雷教授称作者为司马迁的“萧条异代真知己”，诚哉斯言，而作者终于写出了这部奇书。

盖自班固以后，司马迁其实已不为人们所理解；其历史性原因在于最初建立封建王朝的第一代集体英雄很快地走向下坡路，从“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失却了当初那种沛然的生气。相对于刘彻、李世民不过是比较有气派的继承者而已，遑论其他人？

只有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经历了百余年反封建斗争的曲折艰难，最终有望彻底走出“天道循环”的怪圈，有望创建一个伟大的“人国”时，人们才有可能走上更高一层的平台，以新的眼光和胸襟，去重新发掘古老的英雄事业，写出一部或几部英雄悲剧史诗来。作者的机遇和尝试的可贵可喜可议之处就在于此。这是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大可发发议论的场合，在下不敏，也引起极大兴趣。可惜医生因我头晕禁再读书执笔，奈何奈何？

题 词

灵魂：您在干什么？

肉体：我为自身的弱点和无德的他人所驱使，为比我更愚者所愚弄。用现实喂养幻想，以幻梦逃避现实。否定自己的追求，追求自己的否定。抽象醒悟，具体糊涂。害怕沉沦，留恋庸俗。自愧无知，拒绝苦学。一行动就听到内心自私、愚昧、妒忌、冷漠四块大结石撞击出的丧钟，坐下来又听到公正、聪明、大度、势情的仙乐。明知死后天上照有繁星，大地照有粮木花草，人照有悲欢善恶恩仇成败，偏偏爱夸大与吾土吾民关连的痛苦，以背梦中十字架填补空虚。天下几人识我面，更有几人知我心？我在痛苦忧患中向往欢乐，在欢乐中厌倦，在厌倦中又回到忧患。听不到新思想呱呱坠地的哭声，打不破精神棺材日夜增厚的木板。利人利己，闯新守旧，时时冲突。经过苦思冥想，我发现灵魂已死，要找个新的！

灵魂：愚昧！眼能观万物却看不见瞳孔中的须弥世界。渺小灵魂藏于汗毛肚皮的一角，你看不到；浩大的灵魂连宇宙也填不满她脑袋的一角，那智慧之光千万层裹住你，和你狭路相逢也不会认识。至多找个灵魂的皮壳，而不是她的诗之核。她在你身上过几天就死去，或者涂上脂粉来跟你开开心。再说真灵魂每天都蜕去旧皮，在彷徨中前行，在矛盾中壮大，你到哪儿去找她？

肉体：也许过程即是目的。每个人都在建筑只有他可以胜任而别

人无法替代的小小领域，让灵魂潜力与客观允许达到的高度相对和谐。来世上一遭，总要划几道印子在土地上再走。画得粗大固然很好，细小也必不可少；即用显微镜也看不见，那一丁点与自己较量的愿望并不渺小。听您说话颇有玄机，萍水相逢总算有缘，能给我当向导去找灵魂吗？

灵魂：（欲言又止）……

〔于是，开始了灵魂带着肉体去找灵魂的故事……〕